

汤莉不想把爸爸的手机号给妹妹



程玮著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友情推荐

新鲜小说

汤莉是唯一被蒙上眼睛的人

汤莉和汤妮在咖啡馆的角落里坐了下来。汤妮有点可怜兮兮。她觉得爸爸妈妈和她们像是在玩一场游戏，而汤莉是这四个人中间唯一被蒙上眼睛，不知道真相的那一个。这让她实在有点不公平。汤妮只能从头说起。她说父母婚姻的破裂，说自己在德国的家，说妈妈的日常叹息，说她在谷歌里的寻找。她知道得也不是很多。她努力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告诉汤莉。

汤莉默默地听着，眼泪慢慢从脸上流淌下去，一直淌到嘴唇上，有点苦，也有点涩。汤莉从小是一个广西保姆带大的。这个保姆姓马，汤莉习惯叫她马马。当汤莉问她妈妈在哪里的时候，马马总是回答：你妈妈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她不会回来了。你不要再想她。汤莉去问过爸爸，爸爸的回答跟马马的一模一样。

“我们的妈妈，她长什么样子？”汤莉盯着对面那双跟自己一模一样的眼睛，小心地问。汤莉的身边有一张妈妈的照片，是黑白的，是汤莉10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送给她的。照片上的妈妈年轻美丽，黑色的长发在太阳下像丝绸一样闪光。美得让她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有一次路小敏在她那里玩，翻到这张照片，随口问了句，这是演什么的啊，过气明星吧。汤莉气得一个星期没有理睬路小敏。妈妈是她心里的一个秘密，她不愿意跟任何人分享。

汤妮从桌子对面走过来，坐到汤莉的身边。她亲昵地搂住汤莉的肩膀，把一张照片放到汤莉面前。这是一张汤妮和妈妈最近

的合影。照片上的妈妈美丽高雅，很亲昵地搂着汤妮的肩膀，对着镜头微微笑着。从侧面照过去的阳光，把她脸上细碎的皱纹衬托得像生动立体的花纹。她已经不年轻，但她仍然很美。这就是她的妈妈，她们的妈妈。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离婚呢？”汤莉问妹妹。“我也不知道。”汤妮很抱歉，很后悔自己当时心太软，没有追根究底，“妈妈也没跟我说清楚。”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孩子做了错事要承认错误。大人做错了事情根本就不愿意让孩子知道。她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的妈妈，她现在是，是一个人生活吗？”汤莉终于问出了存在心里很久的问题。当然不是。妈妈那么漂亮的女人，怎么会嫁不出去？汤妮告诉姐姐，刚到德国不久的一天下午，妈妈抱着很多书从大学的图书馆出来，最上面的那本书突然滑到了地下。妈妈低头去捡，手里的那本书一本接着一本地滑落到地上。这时候大学有名的独身主义教授刚好路过，就蹲下来帮她捡书。那是冬日的下午，正刮着风，妈妈的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在他的帮助下，妈妈重新把书擦到一起，她把被风凌乱地散落到脸上的头发擦到一边，抬起头向帮助她的人嫣然一笑。

那一刻，一道浅浅的阳光突然从密集浓厚的云层里透出来，柔和明媚地落在妈妈的脸上。教授看得目瞪口呆，以为自己到了天堂。他不仅放弃了独身的主张，而且还心甘情愿地给三岁的汤妮当上了爸爸。

汤妮说得绘声绘色，就像她当时躲在一边亲眼看到一样。

汤莉终于和妈妈说了第一句话

“为什么那时候我归了爸爸，你归了妈妈呢，这是怎么决定的呢？”汤莉从黑暗的海洋深处一点一点慢慢浮起。汤妮很心虚，赶紧打岔，她搂住汤莉的肩膀，举起手机，“来，笑一笑！”她自拍了一个和汤莉肩并肩的合影。然后一边飞快地按起号码，一边说：“我就发给你妈妈，她会高兴得疯掉！她还不知道我是回来找你们的。”

汤妮把照片发出去，把手机放回桌上。一时间，两个女孩不再说话，低下头，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小小的诺基亚。真难想象，那张照片正从一个通讯卫星发送到另一个通讯卫星，穿越千山万水，到达世界的另一个地方。这一刻好像很长。就在她们开始失望的时候，诺基亚在桌子上轻轻地滑动起来，就像一个有生命的小动物一样。汤妮看一眼号码，欣喜地喊：“是妈妈！”她把手机放到汤莉的手里，“你快叫她妈妈啊？”

“妈——妈？”汤莉迟迟疑疑地喊了一声，嗓子里突然被什么哽住了。“我是汤莉。”她尽量说得很平静。“汤莉？”电话里传来那个声音，柔和的，带点沙哑的，充满磁性女人的声音，那个汤莉从未真实听过，却也从来没有忘记过的声音。十多年岁月的空间，在这一瞬间轻轻地穿越了过去。

“汤莉，汤妮真的找到了你。你，好吗？”妈妈的声音充满了惊喜。汤莉说不出话来，她用手背擦着淌下来的眼泪，摇摇头，把手机给了汤妮。她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跟妈妈进行第一次对话。

“现在是汤妮。”汤妮把手机接过去，“对不起妈妈，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我就找到了他们。我回头跟你仔细聊好不好？全球通很贵的。”

“你把手机给姐姐，我还要跟她说句话。”妈妈命令汤妮。汤妮翻翻眼睛，尽管不情愿，但还是把手机给了汤莉。汤莉已经镇静下来，“我在听，妈妈。”

“汤莉，妈妈很高兴你长大了，这么多年来妈妈一直想你。”

“我知道，妈妈，谢谢你！”这么多年，汤莉一直在等待这一刻。可这句话不应该从那个小小的机器里说出来。

汤妮帮汤莉合上手机。她迫不及待地地说：“现在你给我爸爸的手机号！”

“不，决不！”汤莉的声音一下子像掉进了冰窟窿里。她的爸爸，这个唯一有可能告诉她真相的人，这个抛弃了她，带着女朋友一起去度假的人，突然活生生地出现在汤莉的眼前。这一刻她突然发现自己是多么恨他。

“为什么不？”汤妮有点扫兴，汤莉沉默了一会儿，冷淡地说：“我讨厌他，我不想跟他说话！”

汤妮的法国腔把秦天吓了一跳

“小姑娘们，如果你们要说话，就出去说。不想出去，现在该点饮料了吧？”那个白衬衣黑领结的男孩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啪”的一声，把一本大大的饮料单摔在她们桌子上。

秦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这两个红衣女孩今天把他弄得头晕。当第一个女孩子走进来时，他心里就嘀咕，这种小姑娘怎么也走到这里来。他冷眼观察着她。那女孩子一点不怯生，很老练地走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了下来。秦天猜想，大概是因为外面下雨，进来躲雨的。这种人一般是很不受欢迎的。秦天会客客气气过去，死活让他点些什么。可那会儿客人少，又是个小姑娘，就让她坐一会儿吧。所以秦天没有过去催她点饮料。过了一会儿，门口又走进来一个红衣女孩。这让秦天大吃一惊，这个小姑娘怎么跟刚进去的那个一模一样？

女孩汤莉是爸爸的掌上明珠，但是自从爸爸和电视台的女主持人司马栖好上以后，汤莉感觉到爸爸离自己越来越远了。假期到来，爸爸和女友到青岛去旅行，汤莉一个人窝在家里。就在这段时间，一个叫汤妮的女孩找到了汤莉，并自称是她的双胞胎妹妹。汤莉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惑。

[上期回顾]

在左岸咖啡馆，汤莉见到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女孩名叫汤妮，她说自己是汤莉的妹妹。汤莉大吃一惊。实际上，汤妮的确是汤莉的妹妹，在姐妹俩很小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离婚了。妈妈带着汤妮去了德国，在那里，汤妮有了一个新爸爸。长到15岁时，汤妮提出要来中国找爸爸，妈妈勉强同意了。借着网络，能干的汤妮居然找到了关于爸爸的信息，然后来到了中国。

薪酬宽带制把杜拉拉的级别定低了



职场小说

沙当当曾追求过孙建冬

沙当当觉得特没劲。落地玻璃的隔音很好，茶色的过滤，给窗外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怀旧的味道，卡布奇诺的热气已经一点一点地消失殆尽，沙当当仍然窝在沙发中一动不动，专心致志地思索着两个严肃的问题，一是怎么变得漂亮点，二是怎样加快赚钱速度。至于孙建冬，她已经决定直接忽略他——他既不如叶陶帅又不如叶陶性格好，不就是个大区经理么？自己总有一天也会当上大区经理的，还用不着熬到35岁。沙当当提醒自己不要长记性，总之，以后再也不要拿热脸去贴孙建冬的冷屁股了！

沙当当曾经是孙建冬的部下，因为追求孙建冬不成，就跳槽去了广州的雷斯尼，成了林如成的手下，虽然薪水不见得比DB高，而且常常受到林如成非人的折磨，但好歹也是个小区经理了。

但沙当当没有料到，她曾经倒贴追求过的孙建冬竟然是自己现男友叶陶的姐夫。以前虽然听叶陶提过一次，说他姐夫也是个销售经理，但她没往心里去，这会儿冷不丁从叶家人口中冒出“孙建冬”三个字，沙当当立马就像她自己常说的，被“雷到了”。而且还是孙建冬的妻子叶美兰亲自告诉她：“我老公在DB做大区经理。”

沙当当一下就被雷懵了。沙当当把这事告诉孙建冬，孙建冬也被“雷到了”。

第二天中午，两人约了在星巴克碰头。

孙建冬对沙当当很上火，广州那么大，沙当当为啥非要和他做亲戚呢？他估计沙当当

是贪图叶陶长得帅，便劝说道：“当当，你来广州多久了？我估计也就是4个多月吧？我对叶陶的了解总比你多一点，他和你不是一样的人——叶陶长得帅，人挺聪明，可是他玩心也很重，你们以后很难讲是否能走到一起。”

沙当当点点头说：“这我知道。不能走到一起就分开呗，我也没说非和他结婚呀。房子是我自己一个人掏钱买的。”孙建冬马上说：“这就对了！就算你想和叶陶一起租房，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动不动换工作，恐怕连买家具的钱都拿不出来给你！你又何必和他一起浪费时间呢？”

沙当当听了很不高兴，觉得孙建冬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简直就像骗小红帽的大灰狼，但她还是好声好气地说：“孙经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也知道叶陶没什么钱，不过他还年轻，又聪明，将来他会怎么发展我们不必这么早就开始悲观。经济上，我认为自己的实力并不差，我对未来有信心——最重要的是，现在我和叶陶在一起很开心，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以往，沙当当在孙建冬面前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孙建冬没想到不过几个月，她的态度就如此强悍起来。孙建冬一时适应不过来，不知道说什么好。沙当当想了想又说：“你放心，将心比心，我肯定不会做任何影响你的事情。听叶陶说，其实你本来就和你太太的娘家往来不多，所以我们的相处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

话说到这个份上，孙建冬只得由衷地说：“行呀，当当，我看你进步不小，长江后浪推前浪，也许要不了几年就超过我了。”

沙当当的思维模式向来简单干脆，她觉得该谈的都谈清楚了，便落落大方地冲孙建冬说了句：“有空打电话”，以此结束了这场卓有成效的会谈，起身先走了。

孙建冬望着她的背影想：“女人果然是要打扮，沙当当一打扮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奇怪，春节前碰到她那次怎么没觉得呢？”

杜拉拉的级别定低了

2006年6月中旬的上海。天一日热似一日，上下班打的越来越难了，叫车的人光凭机智和耐心还不够，还得拿出勇气和信仰才行。

DB中国完成了BROAD BANDING（薪酬宽带制）项目，在DB中国新的宽带体系中，经理视其重要程度的不同被分为4、5、6共三个级别。拉拉被定为4级，在经理级别中，她得了个最低的级别，和重要职能的专员同处一个宽带内。

这个结果意味着新的薪酬体系并不认可或者忽略了杜拉拉这个岗位的职责中所涵盖的HR的部分，这个岗位被定义或被视同定义为一个“纯粹的”行政经理，市场上的行政经理，有处在四级的，也有处在五级的，视任职者工作内容的难度而定——关于这些专业内容，拉拉并不确切地具备完整的见识，因为王宏向来不曾给她任何接触市场薪酬报告的机会，而她毕竟做HR的时间偏短，比不上童家明基本功扎实。

但拉拉还是清楚地判断出自己的级别被定低了。这全靠了曲络绎的一个好处，就是他注重团队内的经验分享，尤其是知识性的内容，比如每个

项目的负责人都得在每月一次的部门经理会议上，介绍所负责项目的进展。拉拉因此得以在本部门的经理会上知道了所有岗位的级别，比如HR专员是4级，像王宏下属的专员雷恩就是4级，而所有的“纯粹”的HR经理们，王宏和童家明他们都是6级，陈丰和孙建冬这些大区销售经理也都是6级，至于他们的下属，张凯、梁诗洛、黄海涛、施南生，甚至李坤，这些小区销售经理则都定为5级。

除了自己的失落外，拉拉还面临着另一个痛苦：由于拉拉被定为4级，她下属的级别只能依次再下降，同样做着招聘，拉拉下属的两个主管周亮和周酒意明明分别带着三个下属，他们的级别却比童家明下面不带人的专员还要低。

拉拉感到很难向手下人交代：你要业绩的时候，把人家周亮和周酒意逼得要死，到了维护他们利益的关键时刻，你却连屁也不放响一个，以后谁还肯心甘情愿地跟着你卖命？当天的部门经理会上，所有的HR经理，没有人提出杜拉拉的级别是否定低了。大部分HR经理认为，他们才是HR的正规军，使的是汉阳造钢枪，而杜拉拉只能算HR中的土八路，使的是自制牌红缨枪，在正规军管辖不到或者不屑于管辖到的三不靠边区地带混个地盘罢了。他们中不太善良的，心里就想着不妨狠狠打击一下杜拉拉的非分念头，让她知道HR不是那么好混进来的，比如就给她定个4级，让她和HR专员坐在同一排椅子上。

拉拉无法接受这个BAND 4(4级)。会后，她稳住烦恼的心神，试图集中思想，好合计出怎么做才能解决问题。



李可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每个人都有难处：TONY林认为培训师制度弱智，却被迫协助好大喜功的HR成就功名。对80后沙当当而言，爱人不是问题，问题是房子的产权。对70后杜拉拉而言，失恋不是问题，问题是更好的恋情。“下属无性别”、“为什么比什么更重要”等各种经典的职场规则贯穿始终，每个人都可以在这类人的职场人生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值得一读再读。

[上期回顾]

因为DB的工资定位比其他公司低，一些应聘者都放弃了来DB，改投其他公司门下，销售部对此很有意见，杜拉拉也觉得需要向薪酬经理王宏反映。但她的手下周酒意他们因为年底工作忙，就草草了事，拉拉发现后认真地给他们上了一课，告诉他们做事要知道WHY比WHAT更重要。

女孩要富养

按常规出牌的话，她应该先和负责薪酬宽带制项目的朱启东和王宏沟通一下，但是拉拉心里明白，组织战略经理朱启东是从宏观上根本看不起她杜拉拉的：一方面，朱启东是地道的上海人，上海人讲究的男孩穷养，女孩富养，女孩要会大方温婉地交际或者撒娇，要有善于花钱的见识，才算得体；就会像驴一样千干万干的，是要被鄙视的，何况杜拉拉是众所周知的“倔驴”，不但“驴”，而且“倔”。

在朱启东看来，杜拉拉交际的STYLE（风格，类型）毫无优雅可言，她既没有去过瑞士也没有去过埃及，这都罢了，身为一个年轻女性，LV（法国品牌，奢侈品）或者GUCCI（意大利品牌，奢侈品）之类的东西，明显是后天被硬灌输给她的，焊接的痕迹生硬得碍人，不像很多上海女孩，根本就是为这些优雅的奢侈品而生的。朱启东认为：自己是绅士，但杜拉拉这样的女性是无法博得一个绅士的好感的。

杜拉拉的英语程度也令英语几乎比中文还好的朱启东发自内心的不屑。

尤其杜拉拉说起话来用词太大白话，比如好端端的IN-SIGHT（洞察力），到她嘴里她就敢跟你学说“有眼力劲儿”，让做过培训、十分注重用词专业度的朱启东，有她这样的同事几乎是没面子的事情。朱启东不了解杜拉拉作为一个行政经理有啥本事，但作为一个专业而资深的HR经理，他发自肺腑的无法认同她为一个PEER（指同级别的同事），他是拍着自己还算诚实的良心把杜拉拉定在4级的。